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四十四

戶部侍郎田雯撰

長河志籍考

儒學在州治北城下元之陵州學也永樂間改秀字層
明畫角嚴整州人給事中葉洪樹栢三百本婆樓拂
戶鐵榦叅雲洪識性通明才地卓美以直諫被放隱
居河干讀書自娛故樹此木矣

先師廟舊有孔子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嘉靖九

年釐正祀典始易木主從張孚敬之請也以泥像瘞於儒學之東俗曰聖人墳清明節士酌酒其下有封若堂等於洙水無樹生棘異於昌平矣兩廡從祀者歷代諸賢之外漢董仲舒則鄉人也

鄉賢祠在儒學東竊以豫章七歲必有良材芳蘭十步宜淪茂草龍門之桐抱曲日南之蚌生珠因地而紀其鄉賢哉况以青海之含靈當九淵之結撰山川鼎鬲而平原之多材乎昔膠西以讜言訪對論道屬書

大中以詆諧滑稽膽辭正諫此二子者並生漢代可謂鴻漸雲霄蟬蛻穢濁者矣迄於南齊二劉並稱至於唐朝兩高繼踵孟簡開瀆於毘陵張雍嬰城於西川元祀孟泌其道幾苗裔與迨有明至今祀宋公性已下凡二十八人其尤異者葉子源抗疏十上折奸相而賦歸田程公業玉璽一篇崇正士以黜奄宦射妖蛇驅火鳥張御史稱為神明蒙賜幣卻遺金趙清吏書其可羨張文淵經撫哈密伊吾為羈縻之州盧

紫房晚歲鷓鴣尺嗣宗成頽放之迹其他俱列州志或
攀龍天衢允陟旋璣或腐鳩良錦經綸泉石墮書馳
於屯氏之濱俎豆盈於渤海之鄉而安德舊彥不乏
其人矣若夫人物自後漢禮震已下州志亦稱先賢
合與祀者凡五十二人昔劉峻辨命稱管輅天才英
偉珪璋特秀竒才而位不達豈日者卜祝之流與仲
舒王佐感士不遇同日談也其餘英烈颺發傀偉倣
儻論之祀典有與有不與豈純粹者入矩矱駁者出

規哉抑仁而無報殆有命存者乎當宋性之生也時
重科第起家性獨以明經顯世方舉子自試性以代
人章疏聞方朔身長九尺上謂此人身長一丈擢比
部行在侍郎進尚書俸賜褻蹄金二尋被讒放家無
餘貲惟賜金在馬上嘉其廉賜地復官身沒之日塑
像學宮特存廟祀矣迨歷年既多牆被蒿艾階羅荆
棘宮室傾覆祠廟丘墟惟宋公之寢巋然獨存於是
載祐而來咸歸宋廟克棟卧楹鄉賢之主流出於戶

比年以來僉以余大父裕所公篤行孝友置主崇祀
其經術行誼闔郡所書新城王公記之竊謂鄉祠諸
賢先靈未安鳩諸裔子陳說鄉校或丹軒紫紱世列
聲華或犢鼻牛衣家傳清德雖復輪蓋非榮蓬頭何
恥而興替不常榮枯莫恃嗚呼蘋蘩蘊藻誰其尸之
者乎於是經之營之上棟下宇東方先生至此方以
祀聞學徒鱗萃徘徊路寢遂想見諸公之遺範也其
前代未預祀者多未摭入州志先賢錄中載先高王

父戶部公先大夫麗水公崇祀亦有待焉夫曼倩之賢前古且未禋祀董生之蹟俗儒又復致疑欲使厭

次寂寞廣川亡聲不亦悲哉

揚州汪懋麟曰惠州田子竊念其高祖中泉公

自通籍為尚書郎距今百餘年遭時變遷其行事遂不能盡述而所留於後者惟畫像在焉因屬余為之記公像藏於家未得即拜而見也更受其勅命之詞敬讀之其文曰地卿之屬視他曹為詳筦財賦酌盈縮於邦計至重也匪得廉勤精敏之才曷克以濟爾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田三戒起家賢科宣勞民署罔辭艱劇慎慮以從功載書庸達於朕聽是用進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夫時誥務殷輸半而費倍日謂善財者宜何如廣思熟究益懋遠圖實嘉靖三十

九年考滿恩錫也詞質而有體得兩漢遺意焉非公之賢若勅命所稱廉勤精敏何以當之無愧歟公嘗督漕三吳吳人以竹桶貯銀覆米以進公毅然絕之在部值歲飢疫朝廷設糜粥賑餓人公領其事全活甚衆二者非廉勤之大概乎公五世孫雲康熙中官戶部郎復領雲南司撫其署之題名慨然感愴作詩數百言一時傳之嗚呼前代由進士起家者必駁歷郡縣遷臺諫為得盡其言以行其志白首郎署趨走錢穀非所樂道然則公之才與志固有所未竟特留餘以待其後之人而於畫像實式憑之則所期望於子若孫者不甚遠且大乎然非德澤之深子若孫且不能自振而又何有於畫像也余小子無狀不能光顯前人猶憶兒時拜吾祖像冠服鬚眉迄今四十年恍然在目前不幸燬於兵每歲時悲痛無由更覩則畫像之存與不存亦屬有天幸歟

新城王士禎曰田公諱實粟字裕所世為惠州人祖諱三戒以甲科起

家為戶部雲南司主事推闕以廉介聞人稱中泉先生父諱高諸生讀書不問家人產家中落故先生少而食貧先生幼至孝遭內外艱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家即貧奠祭一準古禮與弟實畝友愛嘗負以行及長終身無間言時人以為難補博士弟子講學鄉塾從遊日衆往往取制科以去而先生終不遇性素嚴重每旦起正襟危坐子姓咸獲皆屏息庭以內聞讀書聲不聞婦人語案置歷書日較行事得失以識其上老而不衰弟實畝善治生貲稍饒裕然出入問遺悉稟命先生母敢擅也先生子若孫歲時飲酒一堂三世獻酬沃洗雍雍如也春秋上冢畢集子姓序昭穆坐松柏陰下述祖德話農桑終日如一日教子孫讀書尤有法度至今惠人稱家法者必以田氏為首史氏曰漢景帝時人臣尊寵無過石氏號萬石君史稱其孝謹聞郡國為齊魯諸儒質行所不及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國大治古今論家法者無如萬石

君田先生雖不遇而其教於家者如此所謂不言而躬行者歟先生歿未久而子若孫以次射策顯名當世豈偶然哉宜偶然哉宣城施閔章曰田公諱緒宗字衍文一字文起山東惠州人曾祖三戒明嘉靖癸丑進士官戶部主事祖高父實粟並諸生公為仲子少凋儻自負不屑伍里中兒家貧嗜學冬月聚薪擁足讀書常達旦為舉子業務偉特成一家言試場屋久不中人或規以諧時歎曰虎豹之斑鳳凰翡翠之羽貴其文異也使吾文而猶夫人也烏用吾文為卒持之不變教授諸弟子有繩尺順治辛卯舉于鄉明年壬辰登進士除知浙江麗水縣立著名迹先是民苦催科清泰公內外各置一簿核計盈欠吏不得上下手為奸其力役則按籍均徭因貧寡故邑處衝津而趨事無後期賦役一清麗水故仕國學校歸然冠擇山之陽妨自唐李鄴侯而韓退之為石記亂後荒圯公至則新之會諸生其中講業課藝名曰麗

澤大社由是人士益興於學邑有通濟堰蕭梁時所
築障松遂兩溪水為四十八派灌田萬餘畝後大水
決堰泉散土龜公單騎往視之曰創于昔而隳於今
如吾民何躬畚鍤復堰民用利賴田穀以登初公將
之官作筮任自記一篇歷拔古循吏以自勵曰使吾
行有弗協於是弗敢為也至是出為政無一不如其
言麗民歌之曰邑侯清難夫寧邑侯賢婦子安亡何
以疾卒于官年四十六邑人為之哭罷市公在邑甫
五月其得民如此施子曰史氏傳循吏衆矣大抵奉
法循職恂恂無竒行以麗水治行方之寧出古人後
哉語云見指知臂夫朱邑之愛利文翁之儒雅王景
之治河渠彼有其一而傳之至今今不待期月能兼
之使天假之年豈
獨以循績見哉

儒學東有名宦祠凡二十四人其崇祀者事業勲名

固已彪炳千古其有不列於祀宦蹟可紀者魏孫禮已下若而人焉余嘗論之古者地方千里分為四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稱上大夫縣下大夫郡秦置郡以監縣如安惠之隸平原漢世州復刺郡如平原之隸青州周隋設府唐時惠州置總管府迨後永靜名軍河間名路州郡遞變官爵隨之是以府監州州監縣所由來也今惠州領二縣隸濟南府矣以平原則古郡以惠則古今同州其簪紱之盛漢晉已來或稱太

守或稱內史或稱刺史或稱都督剖符則縣令分封
則國相廣川既已廣長河抑又長治所之移幾同陵
谷郊遂之別更易滄桑驗之古所纏絡遠矣嘉其政
蹟何獨不然若謂咫尺之地可擘祥雲數武之餘便
無春雨彼溝洫為浮虎究竟此村落是殺蝗所逮皆
致遠恐泥之見况復藥公古社寧云即祔膠庠朱邑
舊祠豈其同列鄉校祀典所存隨時追述較其大略
而已故在州言州今之州古之郡也所臨蒞者多當

時名公其為平原太守與夫惠州州守蕭太傅通達
政事伏尚書教授不輟南陽有趙熹著績鋤奸以斃
蝗安陽則邵續築城授命以拒賊顏魯公羣推盟主
帝欲觀其壯容靳懷德固守城壁詔復嘉其善政此
數君者皆已祀之若夫容城孫德達折曹爽之謀清
河房士達拒邢杲之寇考茲兩達有聲二魏而祀典
不與夫王翁之河即是屯氏別稱馬丹之堠詐以鳴
犢為界當時平原清河兩郡相爭今高唐新城直是

平原界上古爵堤存焉晉世陸機為平原內史其弟
雲為清河內史二郡之間適棲二俊今此土機亦祀
焉其間以平原相稱者漢相國匡衡明經少雙時後
進皆欲從衡平原望之名儒與元帝師傅舊恩奏其
說有師道揚興賢令因史高親戚輔政薦其經學絕
倫當時無階朝廷隨牒遠方在平原者最久其後居
相位稱儒宗傳經義改郊兆語其醞藉與韋氏並稱
焉於斯時也藉穿壁之餘明達解頤之妙旨平原學

士殆翕然歸仁者乎其餘諸祠史弼為相能却鉤黨
之誅陳紀為相事隔移鼎之迹漢昭烈御寇豐施晉
阮种為政簡惠惟辛穆父子廉平而有學行雖不預
祀亦賢相繼踵矣房恭懿為惠州司馬在隋則賜賚
最優趙挺之為惠州通判至宋則緡錢遍給都監叔
皎怒罵不屈忠烈也轉運唐介留牒不下謹正也其
他悉具州志至如州東安惠舊縣不乏鳴琴州西長
河故令豈無馴雉而祠祀闕如官蹟亦漏原其并省

之日建置之初殆非抱圖載籍即為春祠秋嘗之計
乎惟不列於祀者唐陽嶠為將陵尉又載元迭里威
失之治陵州安所求死子桓東少年塲亦足紀焉陵
州適當其地將陵之移長河在宋景祐紀縣尉於唐
時則亦疎矣今略綜前代鋪張精廬設作存勸疎神
告民亦春秋不朽之義豈比夫敗材傷錦者使人學
製生愚死智者多愧碑文哉

城內外凡十有八坊具詳前志進士丁永成一坊在西

闕今廢坊下有隱士朱之顯宅朱善醫一日扶杖立坊下余九歲入塾時過而揖之俄病人至投金丐藥朱診曰子之病莫吾醫也吾技窺仲景理辨寒疾子病非寒吾何以醫却其金使去異哉朱習長桑術其立心制行有大過人者余嘗思之漢儒專治一經如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矣學不旁雜於他經經不剽盜於他氏自立一說神明變化故經術有根柢多所措施天人三策發為濟世之言玉杯竹林無非有用之

學後人自擅弘材博通六經而經學亡矣皆朱之罪人也陸游讀華陀傳題云六籍雖殘聖道醇中更秦火不成塵華陀老點徒驚俗吾豈無書可活人宋儒而後莫可語此矣南門內進士楊順一坊嘉靖中分宜勢敗州守某改殺人媚人坊以辱之州人程瑤尋改為歷科進士坊按明史云嘉靖三十六年冬十月揚順路楷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初鍊既編保安即孑身至里長老問知鍊狀咸大喜遣其子弟從學鍊

稍與語忠義大節乃爭為鍊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
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嘗束芻為偶人三目為林
甫檜及嵩而射之語聞嵩父子銜之而侍郎楊順來
為總督故嵩黨也應州之役多殺邊民掩敗鍊怒讓
之且為樂府以誚順順大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
指揮羅鎡走世蕃所白之且謂鍊結死士擊劍習射
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
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

矣鳳毛得代歸而御史路楷來又嵩黨也世蕃為酒
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楷至則與順合筴
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鍊名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
尚書許論不為申理嵩竟殺之籍其家嵩乃予順一
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怏怏曰丞相猶有所
不足乎謀之楷復取鍊二子杖殺之併繫其長子襄
順楷敗乃得脫其遺事余竊疑之州人謝重輝攷順
之生平嘉靖三十六年冬順已罷官家居何至有殺

鍊一事恐流傳附會之說初非實錄聞諸道路便生
穿鑿其為信史難矣

昔冠蓋之里記自宜城鄒魯之門稱於韋氏茂才多士
疊采駢蹤青組朱旗連城比郡公侯必復孫子相承
一門踵豹變之榮四代附蟬聯之祉吾鄉世不乏人
矣至其登甲乙之科者鴈塔標其姓名稱鄉里之彥
者泮宮昭其俎豆若夫爵秩上封於祖父恩蔭下逮
於子孫二者並有加焉州志所載蓋已詳矣

孝子節婦坊今多圯矣昔王昭之蕭廣濟鄭緝之師覺
授宋躬梁元帝之徒並著孝子傳歷諦前史或著孝
行或云孝感或並列孝義或兼稱孝友執一術而百
善至百邪去孝之化人深矣若夫靈哲協夢於抽笋
懷慰忍寒於挾纊見齊書彥度減性於弱齡甘貧掛檝
士光前知以寤藥清淨登仙見梁書此四劉者皆屬平
原而州志孝子始自有明凡十六人再攷新莽之世
遲昭平說經八博聚衆河阻比平陵義公之節並海

曲呂母之風與夫男玉輕身以犯刑

見北史

劉氏祈天

而拒戰

見北史

巾幗英雄斯為烈矣若乃綜其遺事專

在一操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咸並登
焉閩州志所載凡四十有七人可按籍而攷也

總論曰惠州古趙地昔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
之死臨河而歎後世因以鳴犢名河自漢元之朝河
決靈縣魏武之世地屬平原是以紀永嘉之年謂之
靈鳴犢口爭清河之限詐為鳴犢河界記聖德之言

動覺是邦之可懷歎鳳遽衰泣麟何促所以阪鄉之
息或稱槃操呂梁之望別在徐州惜哉車轍馬跡殆
所不至若昌平誕睿泗水非遙尼丘載靈汶川近屬
淹中妙鍵稷下高風萬匹驅馳百家騰躍燕南趙北
魯柝邾聞平原文學傳經義則匡鼎為宗江都相國
命王佐則董生為最孔仲達挾辭颺起發跡孔賢之
莊河間王大雅不羣先價毛精之壘百里之內英賢
間出瓊邊玉豆奉先聖之令儀東序西膠躋羣賢之

門閥方之濟北復號顏淵譬彼華陽亦稱曾子祁祁
令德還昇武騎之堂濟濟時英不數文翁之室予人
非子駿學媿元成然在垂髫之年士風猶及見之大
抵衡品行先稱忠孝論文章必窮經史黷貨賣友鄉
人不齒凌長挾詐君子非之人知榮辱家敦禮節是
以會稽有先賢之傳襄陽記者舊之篇東國人倫南
陽文學足以垂諸鄉校楷模薦紳焉

古歡堂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四十五

戶部侍郎田雯撰

長河志籍考

官廨橋梁存湮半矣廣川之樓淒迷秋雨匡衡之館悵
望春蕪俟民力之少紓望通人之改作今之從政者
獨無意乎

論曰古者建國必有九牧九牧區分局署以立魏晉以
降則署行臺唐制由行臺而至採訪使州諸官署其

遺制也下至水陸傳處倉庾鋪舍或繕修庫廐或平
治道塗條晰縷分巨細畢舉至于近代為尤盛矣大
要藩籬之設以規其內溝洫之限以虞其外其制衛
重于州部署已下又無論已維時創立巨址廣以新
規高其閤闕厚其籬垣肥楹巨棟間架相構雖非土
被朱紫木衣絺繡而膠葛周通飛簷峻宇亦足以明
其規制矣于是西盼衛水輳淮徐之艤舟北倚神京
通商賈之寶貨議疆場之事接舟車之濟啓生民之

疾痛叅軍旅之賞罰八署官舍職領相次洵大邦之
襟帶畿輔之咽喉乎逮歲月滋久官署改創三廳圮
為茂草二衛鞠為園蔬名號猶存官物侵敝惟有子
產之對壞其館垣都無叔孫之賢葺其牆屋夏施之
柳孰念之哉

編戶三十四里其戶口田賦之數凡以地出庸者以社
出牧者以戶出貨者以丁出徭者增減不齊支解有
差詳載州志舊通志云山東濱海禦寇有斥堠之役

河入濟嘗決為患有隄障之役漕河資於百泉有堰
埭啟閉濬治之役東南舟車絡繹達於京師有傳舍
津塗之役總之當齊魯燕趙之衝居濟南河間兩戒
之首戶口蕃殖征求有藝惟

國家休養之仁尤在輔世長民之吏也一旦用尹鐸為
保障之守封千秋以富民之侯則規模一新矣

州為屯牧之地不惟兵燹五十餘年歷考前代如漢韓
信破歷下軍取鬲城王莽時平原女子遲昭平聚衆

千人為亂光武中吳漢擊清河軍獻帝時公孫瓚討
黃巾後魏孝昌二年平原劉樹劉倉生叛隋平原李
德逸叛十年張金冠平原唐玄宗時安祿山反太守
顏真卿起兵討之德宗征朱滔滔奔入惠州文宗討
李同捷戰於平原後梁貞明元年晉王以五百兵夜
襲惠州後晉梁進以鄉社兵取惠州元至正十七年
毛貴據陵州明洪武元年徐達率兵取山東建文元
年都督韓觀練兵於惠州秋九月李景隆合兵五十

萬進河間二年白溝河敗績奔惠州三年與燕兵戰於夾河大潰復奔惠州天啓二年武邑白蓮教于弘志作亂其最著者唐之天寶為清臣見節之時明之建文乃景隆潰師之日隋帝伐高麗開渠而大役興明代封惠藩行宮而民力竭至於水旱飢饉之災地震蝗飛之變書不勝書具詳州志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陷京師遣偽將軍郭陞入山東州人盧世澐等奮臂一呼誅偽官為懷宗發喪起義兵

討賊以王孫朱帥鋌為盟主傳檄而出鄰境皆應會
我

朝大兵入關破走自成寃耻既雪

大寶有歸秋七月將軍石廷柱撫諭民賴以安

論曰當有明之將亡也王甫興鉤黨之誅張角倡左道
之術黨錮之議略與東京相等邦國殄瘁大厦已傾
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粗糲棘矜者因利乘便春秋
州兵之舉師出有名隋唐義旗之興負之無力考厥

遺事故大略足紀也

古歡堂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四十六

戶部侍郎田雯撰

長河志籍考

里俗相沿由來舊矣攷之歲華紀麗譜荆楚歲時乾淳
歲時輦下歲時秦中歲時諸記四民月令千金月令
諸書通都列邑皆然故不錄錄其小異者

正月賽紫姑加帚髻於柳箕之上呼阿姑焚香禮之
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元宵憤

亡故世人作其形咒之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
人已行云是其姑出於厠邊或豚柵間迎之箕重其
神來也放翁有迎紫姑詩

二月二日粉荔為餅膠芽作餠以熏蟲鼠昔人云柳
籠門巷之晴煙杏壓園林之香氣比年以來料峭春
寒與此語異矣節之佳者蘇子瞻謂一年惟寒食重
陽不可虛度是也

張景陽有洛襖賦毛詩鄭風云溱與洧方洹洹兮維

士與女方秉蘭兮州無此俗

四月八日八字之佛爰來五香之水乃浴

端陽節為沐蘭之日艾葉榴花風物略同北地非水

鄉但少觀競渡耳角黍以餉屈原弔汨羅事也不識

鄉人何以嗜之是月獲麥麥一斛敵它穀一鍾故諺

語一麥三秋也

余曾有麥秀詩略云百畝之田種麥半登牟大小齊耕耨榴花棗花月當

午青黃罷亞如馬鬃打包插旗好時節隴頭伐鼓聲
逢逢拾穗兒童結行隊揮鋤農父交矛鏹高者齊腰

低沒騰昂首忽見燕尾雙牢丸起溲婦
子飽燒畬買犢鳴村瓦錄數語于此

曝衣節日在東井律中林鍾或錦繡充陳或犢鼻褌耳
首秋佳夕設酒脯瓜果於庭祀河鼓織女穿針乞巧
填鵲成橋其說不經婦人女子篤信之傳玄擬天問
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河鼓黃姑牽牛也皆
語之轉

中秋以瓜餅酬月比戶然矣

重陽節蓋始於齊諧所云汝南桓景學費長房之說
也登高落帽綠酒黃花正東坡所謂不可虛度也

十月朔日黍暉俗謂之秦歲首是日上冢以五色箋剪衣繻火之

昴正仲冬時稱亞歲賀客揖搗並如元正儀弟子拜其先生臘八日以棗栗和粥食之東京賦云長至大儺驅逐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蒟侖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今俗不聞矣

臘月廿三日祖竈神朝上帝又於臘日藏冰幽詩曰鑿周禮見頒慮蟲疑之時不可闕也及狐聽之日於

以藏之藏冰不見於它邑也

除夕修祀事迎新年如夢華錄所云也燒木賣惜亦
儺禮之變矣讀東坡餽歲別歲守歲三詩庶幾似之
五穀六畜榆柳桑柘果菰松蔬之屬所在相若非特產
矣故不書獨書魚舊志載真鯉之名沿城屯氏河南
北三十里東風解凍時取之桃花水漲魚去紅鬣白
乙味甘多脂丙穴槎頭莫匹矣扈業不一器有跳魚
船以粉塗板置之船側半浮水面黑夜鼓柁而行寂

無人聲所至魚躍于板上城東徒駭河亦多巨魚味

遜於屯氏與鱸同少二腮耳非季鷹所思者

余有詩略云陵

州之魚美無亞春撞跋刺長河又舉網跳波鱗鬻紅
窺缸盈尺筇箸鱗初打只在春冰津漸少偏隨桃花
謝柳條可貫脂可屠江鱸灤鯽出其下城北城南但
數里罩罟蓀蘄盡可盡月上弄船浪簸蓬雨後搖竿
沉沒脍百頓飽嗽斫雪膾百錢誰怯論斤價無
乃此地通丙穴饒口癡腹從天借數語實錄

酉陽雜俎云平原郡責糖蟹產於河每年生貢斲冰火

照懸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羶蜜束於

驛馬馳至於京今惠州蟹胥與他處等異昔所聞也

酒之美曰羅酒色白味潔東坡所謂錯著水也又有黑
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水經注云採挹河流醞成
芳醇別調氤氳不與他同自成馨逸最佳酌矣善釀
之稱侔于河東劉白墮也

新唐書平原郡土貢絹綾而今無之地不樹桑故無蠶
事有之獨徒駭河上一村耳一婦可歲得絹三匹馬頭
之祭無聞繰車之聲間作較之東吳似闕淮南王之
蠶經隣于兗野其補秦少游之蠶書哉

論曰余得之髫年矣竊見里閭之間崇禮讓明信義節物風流人情和美宮室完好工商坐集士之習詩書者雍容都雅盤辟有儀以及龐眉寬褐之叟釀秫種菊翫屐子弟之倫華衣名馬追遡誰昔俛仰興懷乃何踰五十年未戎燹而全非不滄桑而已變也間有一二古意猶存媿者親迎奠者路祭較微勝於曩日異復盛於它時余綴斯言撫其大槩不然禮詳月令詩譜國風甚無謂矣

古歡堂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四十七

戶部侍郎田雯撰

長河志籍考

永慶寺舊在衛河西元季兵燬僧古峰興復於城內佛閣銅鼎三唐天寶元年鑄左右廡廊周流重叠估客盆來儼舍其內西有金藏法輪列羅漢獅子像妝飾丹碧绚烂霞表遊人士女競相轉輪焉壁上有彼岸二字大一丈八尺似徐季海書余於壬申重遊之今

昔殊矣因題僧舍云鹿苑猊臺徑已迷殘僧一二講
堂栖磬聲驚起羣飛鴿落在茶商屋上帝燕麥兔葵
落日間老年重到舊禪關空憐佛子三唐鼎豕腹鼃
頭翡翠斑

儒學東有董子祠余曾題繁露云公羊一卷至今存千古醇

儒道自尊繁露何緣傳異術陰陽水火閉城門

風俗通云

武帝時迷于鬼神尤信越巫仲舒數為言武帝欲驗
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
害而越巫忽死搜神記云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
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知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

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麤鼠，遂化為老狸。論衡曰：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謂過諸子也。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或為煩亂孔子之書，或以為亂者，理也。其言皆非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賦頌篇下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其修雩始，龍未可怪矣。

城內西北隅有高真觀元時道院也

故城孫沙溪記略云：道家者流，本於黃老，申明

莊列清淨治身虛明應物太史公列老莊於管晏申韓之間，漢異聞志亦謂其素要執本有南面無為之德。秦漢以來，文景薄實崇其學，以致黎民醇厚，天下殷富，豈若後世竊無為之說，欲長生久視為不可知之事耶？

論日記一州之道院而遠追黃老旁稱薄實其詞迂矣

以地而論其漢之東方朔乎葛稚川神仙之流稱老子元中金闕鬱華九靈廣壽廣成之族赤精綠圖務成尹壽真行錫成文邑守藏鳩尾之倫見於羣書不出正經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必一老子也風俗通曰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鳩尾子皮應劭案漢書所云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優智直隱滑稽之雄逢占射覆僮牧眩耀竒言怪語

附著之耳安在能神仙歷世樹功業哉然則周之柱
史漢之大中老子守於周藏本是儒家者流方朔佐
於武皇又在聚書之日責董偃諫上林踐十洲於
方外超儒墨之文網老子而後若鄉之曼倩而可
哉

觀右有江東神廟神赫靈短身鰲面碑關州志亦不載稱曰
江東莫之攷矣俗傳神肇凡禱者牽衣雷雨其禱輒應
然何以神也當亦如伏波之神於壺頭桓侯之神於

閩中儀曹之神於柳州也非淫祀矣

叅將署後有東嶽廟泰山廟祀有二一為東嶽泰山之神本古命祀一為元君起於宋世五經通義云一曰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處宗長也言為羣嶽之長元君者居東嶽岱宗山見神仙傳故泰山上有玉女池下有王母池池泉壅濁宋真宗東封泉忽湍湧王欽若請浚治之惠州去奉高之邑三百餘里其為山川之神祭不越望二祀岱宗為古

論曰昔封禪一書首稱秦嶽郊祀之典亦志岱宗玉簡
金繩封之者七十二代雲亭日觀上之有五十餘盤
凡稱酸棗酢梨秦松漢柏五嶽四鎮之山其祠舊矣
若夫太乙受元君之道宋臣浚天女之池擁神休明
尊號方之華嶽明星持玉女之漿譬以嵩高少室表
夏姨之跡閭閻霧集士女駢羅靈妃分解珮之因軒
盖得捐金之所豈西王少女值司命而還生東岳遊
魂乞天孫而未活與自帝后改觀金木遞運而嶽宗

之神幾其忽哉

參將署東北有武安王廟稱為古關帝廟又一在桑園鎮者亦最稱古蜀志關侯傳先主為平原相以關張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今志載先主為平原相亦宜載二公之為平原別部司馬也

論曰前將軍關公在於蜀漢人臣也及其沒也稱王稱帝祠祀遍天下矣然其在平原者則與河東涿郡蜀國江陵同焉何則河東是其生鄉涿郡固其亡命建

勲於蜀國授命於江陵而平原之別部司馬也自涿
水威神濫觴於惠水桑園巨鎮擬跡於樓桑當是時
也先主之不為劉平所刺者雖衆多歸之賴公在焉
晏公廟在小西門南昭惠廟即二郎廟在學宮西元孟
祕云神昔守嘉州老蛟為患河水汎濫漂沒民居迺
持刃入水府斬蛟首以出歷唐迄宋載在祀典未詳
於陵州何與也

北門城闔有北極廟明會典載京師北極佑聖宮即真武廟

開國靖難神多效靈故祀之按建文二年燕王進攻惠州李景隆自惠州奔濟南燕兵遂入惠州山東叅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鉉與叅軍高魏酌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燕兵列陣圍之三月不下堰城外諸溪水灌城中大懼鉉乃議令軍中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縣鐵板伏城上闔王且入則下板拔橋計定使守陣卒晝夜哭曰濟南魚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誰非高皇帝子燕王

大喜乘駿馬徐行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門中
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首王驚易馬而馳急挽
橋橋堅不可挽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
令守陴罵燕王大怒以礮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
牌縣城上燕兵不敢擊當連城之戰也時鐵鉉見真
武神叱之神幪面而去

論曰真武者北極耀魄寶之靈黑帝叶光紀之神也或
云出自星宿玄枵顓頊之虛或云起於有隋淨樂國

王之裔元龜虬龍之異表三垣七曜之奧區仗劍披
髮衷甲徒跣豈周公吐哺之勤未及握髮黃石傳書
之下寧暇進履與孟氏稱往救之義如是其急夫元
壇之設帝道為尊北陸之祀威神及遠若其效靈燕
國則在衛水之南濟河之北鐵公鼎鑊爛沸刀鋸橫
分既背仇而反屍曾叱神以幪面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然飛燕之啄漸及皇孫外蛇之鬪實資鄭厲天
寶為之以授雄主將欲洩金陵之王氣開析津之

帝圖至於朔漠親征望見北斗在南非北辰助之
耶

南關有天妃廟神林氏莆田人生而靈淑能乘席渡海
雲遊島嶼厯加封號勅曰古以神女列祀典者若湘
水之二妃北阪之陳寶西宮之少女南嶽之夫人以
至丁婦聖姑莫不廟食夫生不出閨門而死祀百世
此其義烈有過人者元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
加封天妃洪武初復有護海運舟之功自永樂後

海運既罷衛河已通州人祀之其有關於永濟渠與

南關外臘月八日祭八蜡廟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者氏始為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記四方鄭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也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唐宋以臘日蜡百神古制也

東闕有鐵佛寺大鐵佛彌勒各一尊像高三丈八尺端
肅殊特傳自地中湧出體製甚古難可揚摧非歐冶
子所為也余壬申遊之題云野草寒花補壞垣秋
風不閉破山門我來欲覓殘碑讀橫卧龜趺壓樹
根

州東南三十里有臺頭寺在黃河岸上有村曰解家牌
有刹曰臺頭寺昔之日誦室講堂洞開迴複梵樂法
音聒動遠近寺有白松二株衙衙作虬龍形今斤盡

矣昔王元美為家難北來不敢詣闕僑寓於寺取寺
中藏經閱之凡三月幾遍命胥史鈔數篋而去後卒
致南藏兩大龕從吳船來以補寺藏之缺今亦不存
城東有東方朔祠余謁祠題壁云古廟寒烟厭次雲鴉
飛黑陣冒斜曛周圍滿樹桃花放茅屋三間二細君
小院依栖九尺身欄間布穀雨聲頻村農來賽雞豚社
不是尋君射覆人寂寂荒祠白板扉隔牆風送棟花飛
遠看一叟騎驢至疑是先生割肉歸春鳥貪啼便是歌

風前據地酒顏酡
野花沾落公袍袖
似較三千奏牘

多神頭小店白楊風
十里徒河一水通
昨過董生下

惟處今朝長揖滑稽雄

晉夏侯湛東方朔畫贊碑其略曰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

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馬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遠心曠度瞻智宏材侔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算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轍卿相朝哂豪傑籠罩靡前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

之外者已譚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
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恍惚
不可備論者也又顏真卿東方畫贊碑東方先生
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
莊為樂陵太守因來觀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諱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又
為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二百里故
厭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
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捏塑為之并二細君侍焉郡當
為惠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於石碑真
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公洌監察御史閻
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曹曹宋公審咸以河北抹訪
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真卿候入境上而先生祠
廟不遠道周五與數公杲卿家凡淄州司馬耀卿長
史前洛陽令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
兵曹張璠麟遊尉韋宅相朝成主簿韋夏有司經正

字畢曜族弟渾前叅軍鄭悟初同茲謁拜退而遊於中堂則韓之刻石存焉僉歎其文字纖靡駸癘生金三十年間已不可識真卿於是勒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授翰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蹟則載在太史公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記馬

衛河岸有顏魯公祠崇禎初州人程紹改逆璫魏忠賢生祠建於此祠後有景顏斗室舊唐書傳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顏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

讒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無幾
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叅
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
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
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得如此傳文多不盡載錄其
在平原者著於篇

論曰魯公之守平原也陽會文士泛舟外池為飲酒賦
詩之事陰料丁壯深溝高壘為斬將搴旗之舉又其

守道歿身堅貞一志史臣謂段成公無揚炎弄權任
之為將豈有朱泚之禍顏清臣無盧杞惡直任之為
相豈有希烈之叛顏公無將相之材光文武之道舐
公父之血以愧姦臣守吾兄之節而叱軍士嗚呼有
盛德者必百世祀公之謂哉又按魯公五代祖之推亦嘗為平原太守北齊
書傳周兵陷晉陽之推進奔陳之策雖不從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觀我生賦云乃詔余
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斯吁航而濟水却鄉導於善鄰又云忽成言而中悔競受陷于姦臣是其事也

西關河上有河神廟廟在衛河之游當為衛河之神衛
河源出蘇門山或祠其源或祠其委如汚祠漢中湫
祠朝那楚祠江漢非耶

衛河西有慈氏寺俗呼銀瓦寺寔陶家物瓦色光白故曰銀
矣複殿重房交疏對雷香烟似霧旛幢若林名僧德衆負
錫為羣信徒法侶持花成數伽藍之勝最得稱首佛
閣去地百仞面臨長河帆檣舳艫經過其下里人程
紹有碑紹風情雅潤文辭駢麗如北魏之邢子才也

余少時嘗遊之壬申重遊寺弗完矣吟云名藍精舍
野烟中半塔依然立晚風門外長河流水去鐘聲漁
唱夕陽紅昔王元美投宿於此曾有詩日落山門閉
未曾必芻前揖大中丞騶鳴欲盡篝燈語元是人間
行脚僧又入門金像欣然笑笑我津梁老此生兜率
天中觀自在不知賢劫也求名法華經彌勒佛稱求
名菩薩按明七子滄溟弇州川樓四溟龍灣蘭汀方
成並生嘉隆之世清淵歷下皆去此地不遠弇州當

王褒東向之餘周南留滯亦嘗過此臺頭寺閱其經
藏安惠驛戲其官柳自七子零落而風雅道衰矣譬
如求名菩薩七佛住世後人詩選阿修羅耳夫洪鐘
筵擊又何為焉寺後入景州路路旁多官吏清惠碑
洛陽伽藍記述趙逸云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
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實為盜跖名為夷齊妄
言傷正華詞失實皆是類矣又城東南有龍泉寺碑
云寺在崇惠鄉北連徒水橋東鑑魏國城西枕徒駭

岸是也

論曰長河舊地鹿角巖關風景依然物華半落不必興
黍離之感作麥秀之吟也特今曩殊觀盛衰觸歎耳
夫石氏有齊相之祠燕人立樂公之社自昔然矣若
彼老子之宮梵王之宅儒者不屑道然飛館生風重
樓起霧崇臺芳榭羽客談玄精舍名藍緇徒倚錫春
風動樹則紫葉蘭開秋霜降草則黃花菊吐選徒命
侶作賦流觴亦一邦之盛事吾土之美觀也乃何以

未惟兵火漸致丘墟牆被蒿艾卷羅棘榛野鼠銜神
鬼之髭怪雨冷幡幢之鬼遊覽所及感慨係之矣故
城內城外表裏環列略著於篇

古歡堂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四十八

戶部侍郎田雯撰

長河志籍考

劍塚在城西南古名將埋劍處也白楊蕭蕭青草芊芊魚腸湛盧正首丘焉豈張華雷煥龍瘞重泉扈稽吳鴻鈞飛二子歟乃何以近枕高津之岸遠作甘茂之鄰也生前伍相慨賜屬鏤沒後要離空憐燐火或亦莫邪干將夫妻之古魂馬鬣牛眠歐冶之爐地也

漢大中大夫東方朔墓在厭次神頭鎮漢平原之厭次

縣也其原上有東方先生祠焉

漢郭憲東方朔傳略曰東方朔小名曼倩

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笞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母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汙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湔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王公吠兒以丹粟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即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為

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
遇母抃桑於白海之濱成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
曰昔為我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
吾却食吞氣已九十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
幽隱之物三十年一返骨洗髓二十年一剝皮伐毛
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朔既長任漢武帝為大
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
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
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
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鳥目不許下畏其
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即美悶不能動其後武帝寢於
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窓緝纒幕下問朔曰漢年運光
德統以何精何瑞為祥朔對曰臣嘗遊昊天之處在
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
中出若上德則黃雲大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
則黑雲帝深信之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漫

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大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歷帝問諸星皆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

清河郡公墓在城西舊通志云張祐覃懷人僑寓平原任元中書省叅知政事後追封清河郡公

蘇祿國王墓在城北二里明永樂中來朝道卒葬焉墓碑云蘇祿國地在東南海中其俗少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煮海為鹽釀蔗為酒織竹布為業氣

候常暑其產竹布玳瑁珍珠明永樂十五年國東王
巴都葛以塔喇西王巴都噶以蘇里峒王以都噶巴
喇卜各率其妻子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
玉金帶蟒龍金銀錢鈔錦幣器皿及妃子女姻戚等
賜物各有差三王東王為尊歸至惠州卒命有司營
葬樹碑封其長子都麻合為蘇祿東王十九年遣使
來貢

載見續文
獻通考

有石崎山國以此山為保障

論曰昔豚水三王祀夜郎於破竹秦韓諸國記一姓之

偏頭並列三封俱稱鼎足若蘇祿者前古無聞觀其

食沙糊

明一統志云山涂甲瘠
間植粟麥民食沙糊

織竹布叙其冠帶皂

布纏頭稱其寶貨青珠徑寸自北門車折未返江陵

西京馬嘶來居滕室煮海為鹽圖著虎形之象釀蔗

為酒家開蟻綠之樽俾夫浮玉獻賚沒羽貢珍雕題

鑿齒之賓鼻飲頭飛之族星從北極路指南回顧以

宿草堪嗟殘碑猶在比淳泥石岡之儔

淳泥國墓葬
安惠門外石

子岡亦永
樂時事

邁故國崎山之障矣

曹都督墓在城東北十五里曹村曹真山西懷仁人永樂十三年鎮惠州卒其部曲就居墓所因名曹村餘載州志

城內四牌坊西居民掘地得塚骨長七尺髮三尺餘有石枕上鈿詩云百寶裝腰帶金絲絡臂鞦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疑古之名倡也宣錢唐江上葬蘇小之香魂虎阜花間留貞壤之故物歟

柴市東居人掘地得塚二骨並葬皆無首以磁首代之

烏髻雲鬟作美婦人狀觀者惑焉或謔語之曰孫武子習兵法於宮中二姬以死平原君迎雙客於樓下笑者不生必其人也第不解磁首何謂耳

北魏高植墓景州東十八里有村六屯本墾地割屬惠州河岸雨圻得一石土人取之置野寺中字殘闕什不存一矣石形高橫三尺厚五寸四面徧書上云諱植字子建魏濟青刺史末注神龜元年蓋北魏高植之墓石也按魏書外戚高肇之子植自中書侍郎為

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
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
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清能著

稱

高植墓碑歌也氏河崖秋雨塌中有片石鉞文辭
殘闕漫漶不易辨亥豕魚魯多支離曰君諱植字

子建魏濟青相司徒兒宣是曹家瘞舊物官號封削
無臨淄淘洗摩抄搜石尾下紀年月稱神龜拓拔人

代越千載六朝荒碣遺今茲渤海滄人父名肇北魏
高氏從可知宣武當年寵外戚赫赫權勢何恣睢北

海彭城遭毒手朝野側目無不為一旦馬倒車軸折
瑤光尼寺同傷悲十八為郎有令子六州刺史將軍

鹿銘辭不識何人作或者傳信非傳疑瓦棺古墓埋
朽骨斜陽逝水流空陂此石一落土人手磨鑣搗練

西風吹我行臨河忽三歎河邊古塚青纍纍美惡是非不一轍嶧陽峴首各有碑魏收穢史簡編在考徵
解事方朔飢恨未積書空
涉獵不然幾使冤陳思

古歡堂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四十九

戶部侍郎田雯撰

長河志籍考

高真觀余少時嘗至其地一日土人掘地得石曰安平縣界疑焉今攷之知惠州為安平縣矣雖然岑牟之鼓蜀木可搯車脚之炊勞薪必辨鏡名乾德疇知其年碑曰苗茨空疑其誤自非博物洽聞莫以知人論世矣

儒學之西有兵器庫二百餘年矣甲申流寇陷東省偽
官來州入銷庫兵於室隅塵土中得一物如老翁狀
具體而微可二尺許屈左膝長跪左手垂而拳右手
履地左肘拊膝右手承頤鬚髮皓白攢眉閉目作愁
苦之容瘦硬乾枯不知何物也醫者范生丐為藥標
入夜雷雨亡去

南唐書溧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袂皆備謂

之須菩提以仁壽節獻烈祖置宮中夸為感應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有大喪不三月驗

論曰昔兩山出手曾號侯囊池陽小人或稱慶忌超空

金纍之族無傷聚聚之倫其形則木魅山精其象則
魚飛龍見異哉化軀武庫托跡墻隅大食國中刀成
鬼伯豐城獄底劍作龍精豈漢陰丈人匿生前之魄
蒼水使者縮黑夜之形歟何以拄頤伏地疾首攢眉
或亦當封豕長蛇黍離麥秀之時覩銅駝荆棘而興
悲聞白馬青絲而流涕也

城北為水滙處戊申春謝生於叢墓之側秋雨厓圻得
一甕大容粟二鍾黝色有光中一硯頑石也舁置之

家忽見黝光中有人影仙佛美人甲士種種諸相變
滅須臾觀者堵牆不半載謝生寂矣謝生之甕亦猶
始皇之於東海溫嶠之於犀浦也

甲申春慈氏寺僧於河崖得一鏡大如荷錢玉瑩石精
火齊金鵲隔岸闌闌數重無不徹照或亦軒轅十二
之一也衲子何人豈司空圖之封容成元微之之登
黃鶴樓歟

頻年蝗災官民捕之蝗長三寸者謂之蝗妖唐書姚崇

傳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姚
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不可上亦疑之
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不救
上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若使
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四年復蝗崇又請捕之倪若水
韓思復皆謂蝗乃天災宜修惠以禳之劉聰時曾捕
蝗為患益大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惠不勝妖今日
聖朝妖不勝惠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惠可免

宜彼無惠致然夏五月勅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民不大饑宋歐陽修有荅朱宋捕蝗詩

凡婦人詬諱其婢者輒曰王花王花大抵狐媚取容長舌厲階之意也按金史崔立傳立陵州人乘時僭竊淫虐暴橫自稱太師軍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稱其妻王花兒為王妃後立為李伯淵所殺以王花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其夫婦皆人中之妖也故里俗相

傳為口實矣舊通志人物外傳記崔杼慶封諸人金
有崔立今志獨不載嗟夫威鳳祥麇世所快觀窮竒
檇杌史不樂書矣

論曰昔陳國宣淫而云徵舒似汝魯人諱殺乃曰吳王
我乎長信被誅世人罵淫曰嫪毐南朝已後江東詈
婦為長舌不然邯鄲故才人嫁為廝養婦寧不肯為
人所羨今為人所憐耶若夫輕霄之事兩王花矣按北

齊書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小字黃花本斛律皇后
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

私而生后欽道婦妬黠輕霄而為宋字欽道伏誅黃
花因入宮幸於後主宮中稱為舍利太監女侍中後
立為后童謡曰黃花勢欲落
清觴滿盃酌黃花音同也

封元則唐渤海長河人顯慶中為光祿寺太官掌膳時
于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
僧寺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貨收值龍朔元年夏
六月洛陽大雨雷震殺元則於宣仁門外街中折其
項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

出法苑
珠林

州志所載王道人太空和尚火蓮夫人葉女輩指數僂

矣

州人李誠明作葉女傳略云葉女家奉佛居常屏息跣坐於萬曆丙午歲午月午日午時澣沐更衣

禮父母若相別狀問母何時母對以午無何入室見其儼然跣跌手結三昧印以為生也覺有異香忽爾心動叩之語候其息已化矣乃大痛鄰鄰聚觀顏色明潤若含笑踰七日異香猶初涅槃時是其幻化者乎抑聞道者乎夫幻則不可以為實也如巫媪輩媪憑身狐禪寄行鬼厲又有耽思速心忽忽喪魄此幻之不可為世有者葉女從容都雅去住了然殆平日能讀聖賢書况復童心未斲虛緣未蒂每聞媒妁之言必正色峻拒以為願事父母何以家為是可謂幻乎蓋必聞道者矣

王媪者屯氏河上嫠婦也善事鬼能為鬼言有一鬼怕手跣足青裋朱裳盱盱睢睢狀如侏儒主其室有年

矣鬼靈而猾黠不自言毆媪代之言以故村媪販夫
以事來咨者掃其門復升其堂焚香再擇俛伏於地
以俟媪高坐若聽事然喉喘顛汗閉目迸涎沓沓騫
騫恣口以對甲吉乙凶甲疾不瘳乙則已言輒驗俄
焉既醒不自知其吟嚙也媪之室日以饒市井無賴
兒亦多陰伺欲中之者癸酉六月河水漲人患之請
於媪媪復向聲作鬼言曰陽侯波起濤襄四陸震蕩
漂流爰止烏屋三日歸槽河伯牒復鑠彼巫支方山

之麓媪嗚嗚不勝鬼言果三日漲止人皆德之謂鬼
之靈如是媪亦驕蹇自以為能乃病其媳之無能也
以它事詬誶於庭媳恚憤夜出沉河中媪不知鬼亦
不媪告也以其媳之死也無賴兒遂藉以破其家而
媪之室空矣如懼昏墊而魚鱉爭飼也悲夫宋元王
之龜能見夢而詘於自謀殆王媪之謂歟余竊怪鬼
主其室既久而不為之防患於未然所謂靈者安在
抑不忠不義之甚者矣畢方犂丘之徒其不可與處

也哉然則媪假鬼言以愚俗罔利適以自愚已耳非真有鬼也

何媪者年八十餘矣身不滿三尺髮長二寸眉半之顏如渥赭人莫知其異也壬申冬為余執竈下役解后與之語詰曰不絮而衣寒乎曰寒也腸且鳴鳴矣亟以餅啖之婢謂餅硬烘之可啖媪曰奚烘為須臾啖數餅啜寒水一盃語麤氣豪如盡斗酒一生羸肩矣又詰曰將無病耶曰何病也俄辭去躡之媪入僻室

中閉壯跏坐以脊尻貼席首足如張兩翼身如箕又
動如轉輪焉少頃復來汗流浹體腸鳴鳴猶故也余
洒然異之媪盍然而笑曰公知衛生之術乎三牛三
車不僵不戕行蟻旋磨駕舟鼓檣前後上下投舍中
央九虎天關熊能其光徑寸之珠夜吐寒芒欲學長
生入室升堂左董雙成右費長房憐子鈍根如無相
盲余聞之惋歎累日耻不媪若也援筆賦詩十篇其
序略曰何媪者屯氏河西村人也本農家婦善衛生

術二十結禱以後遽謝鉛華八耋鶴髮之年何其矍
鑠少逢道士口傳胎息之經老養谷神心妙參同之
契若其肌膚冰雪豈非姑射名姝即此巾幗侏儻亦
是稚川佳偶謝自然非所論也華山女無以過之今
者以丹臺入道之真詮授白首傷心之病客兔葵燕
麥桃花憐我劉郎豕腹龍頭石鼎驚茲侯喜思簫史
而未遘僕本恨人求勾漏而寄懷誰為仙吏溪山寂
歷早迷秦洞漁船雞犬飛昇莫識淮南藥器青精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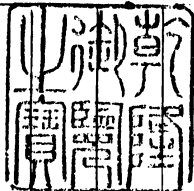
餘何以長生紫府有人皆求不死禽習五戲佩坎離
水火之數言夜守三尸探熊經烏伸之大旨願奉教
於芙蓉城下竊執鞭於玉局觀前

長河人有盲者善季主之術初居河肆人莫或知者余
心異其人知其術之工有年矣一日來京師公卿朝
士皆樂與之遊交相延譽盲意氣自豪耻為卑汙之
行不肯虛高人祿位以說人志客有難之者曰子之
言否也什不失一二焉言泰也什不中一二焉盲捧

腹大笑曰若烏足以語此夫平適之謂泰困躓之為否也易之言吉凶也人之情貪而願奢平適易忽而困躓難忘也馮敬通之顯志賦愚矣劉孝標之辨命論謬矣柳子厚之天說惑矣言泰而有不審若自不審我之言誠審矣客喁喁者也盲姓王氏名道行凡與人語畢唱鷓鴣天詞一闕尾作曼聲似孟達之上堵吟矣故一時號王鷓鴣云

論曰司馬子長云士無過人之行而矯語仁義長貧賤

亦足以羞也其能工一術以驚世炫俗者止少矣鄉
之前民有管輅盲豈其儔歟



古歡堂集卷四十九